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二十回 可奈何戀戀渭陽情 歸去也依依鄉樹色

卻說楊老爺才要出房迎接甥婿，丫鬟說：「老爺且慢，奴婢聽得進寶說，寇姑爺有事不曾回來。」楊公聞言，心中驚異，復又坐下，說：「快喚他二人進來。」使女答應，去不多時，喚進二人，與老爺夫人叩頭未畢，老爺急忙就問寇公子不來的緣故。家丁說：「小人們連夜趕至江南仁和縣，進城尋至寇府，見了姑爺，誰知有大孝在身，不能成禮。」楊公吃驚道：「莫非翰林公有甚不祥麼？」進寶道：「不但寇老爺歸西，連夫人也相繼去世了，七月內才過了週年。姑爺說，多多拜上老爺、夫人，深荷厚意，服制在身，不敢成禮。俟後年間孝滿之後再來，一則就親，二來科舉。」楊公聽了長吁，落下淚來，說：「寇親翁平生正直，忠誠慷慨，是宦途中第一個好人，可惜天不與壽，今年不過四十多歲，竟彌仙游了。自別之後，時常想念，指望還有會面之期，不意作了故人。」夫人說：「好人不長壽，果應其言。」楊公又問道：「寇姑爺家中幾口人過活？」來爵說：「有位小姐，乃寇姑爺的胞妹；一位小公子，乃二夫人槐氏所生。還有兩三個侍女，書童進喜是老院子許通的兒子，院公夫婦今年二月內也死了。小人們見姑爺不能回來，怕老爺、夫人記掛，次日就起身，急急趕來，不意老太太升仙去了，小人等萬想不到！」一面說著，揮淚不止，取出一封書字，雙手遞上，說：「是寇姑爺與老爺的安啟。」楊公接過看了一遍，說：「你二人且去安歇，目下又要行遠路了。」兩個家丁一齊答應，退出中堂。楊老爺眼望夫人開言道，未曾說話好傷慘。「可憐甥女真命苦，幼兒失母喪慈萱。雖有天倫離又遠，女南父北這些年。太太在日常言講，惟此事把心連。我只說心遵奉遺言完素願，成就他的終身鳳配鸞。厚贈妝奩回故里，老太太在天之靈也喜歡。不料吾兒命如此，未見面的翁姑赴九泉。姑爺有孝難成禮，若等除服得二年。而今我又徵西去，卻將冤家放那邊？」夫人說：「依我帶他潼關去，後年差人送轉還。打發他表兄來料理，把他的終身大事完。」順天侯搖頭說：「不妥，夫人你好欠恭詳。此去不比平安任，兩下徵殺賭鬥場。勝敗輸贏難預料，生死存亡頃刻間。他乃是秀閣弱質千金秀，怎任那箭海刀林與瘴煙。何況西涼途路遠，一來一去就一年。風霜跋涉多勞苦，住不上半載又回還。方才我已熟思過，全然不要兩為難。」夫人點頭說：「也是，若還如此作怎齊全？」老爺說：「欲待送他回家去，愁只愁無幾少熟有誰憐。」楊公說道這句話，轉過佳人高夢鸞。

小姐向前說道：「舅舅、舅母不必為難，送孩兒回家乃為正理，但願大人兵至西涼，馬到成功，速寄一封平安信來，孩兒也好放心。」

順天侯沉吟良久說：「罷了，只好送你轉家門。命你明器大兄長，明日清晨就起身。紅梅青梅二侍女，跟去伏侍可隨心。預備人夫輿轎馬，夫人你打點行李共金銀。還有一言囑咐你，到家凡事在留心。未知繼母何情性，人心難測言未雲。語錯言差休使性，作兒女以順為孝各盡心。繼母總有不週處，他雖不義你要仁。我那亡妹你的母，一生只有半條根。四德三從你全曉，聖人曰，男效才良女慕貞。你亡母心高志大才思廣，笑言不苟性格純。你本蓋世聰明女，千萬的繼他遺志慰他魂。我指望全始全終完你事，再不料半途而廢兩離分。舅舅從今指顧你，各奔前程各作人。」楊公說著淚如雨，歎壞丫鬟使女們。李氏夫人心酸痛，夢鸞小姐淚紛紛。說道是：「舅舅、舅母休傷感，不必牽連記在心。孩兒雖然事繼母，各盡其道古人云。況兒已經十六，不比那赤子無知襁褓存。難道還怕折磨我，我自能見景生情孝母親。況兒在外祖母膝前蒙教訓，鋼刀當作繡花針。倘有不測意外事，我敢入深山蕩虎群。到家住上三五月，我還要，親上塞北找天倫。方才說那二侍女，紅梅原是京人。為兒此去回故里，又何必令他骨肉兩分離。回家自有人扶持，還求舅舅再開恩。叫他娘家領了去，一路上，只用青梅把我跟。我主僕一同回故里，他的父也是漁陽燕地人。明日個不須轎馬多費事，我有個方法更爽神。改作男妝乘快馬，又省盤費又省人。一路上，看水觀山急又快，勝似那坐在轎內悶昏昏。又免的招搖耳目人瞧看，誰能識我是釵裙？」楊公聽畢微微笑，回頭有語叫夫人。

楊公說：「夫人你聽，可見是將門之女，出言這等雄壯。」夫人說：「我說他定是個小小兒子托生來的，有知以來，不喜花翠，很愛男妝，舉動言談也有幾分男子氣象。若是外甥，姑老爺又有個……」夫人說到這半句話上，猛然想起一事，連忙站起，走入內房，取出一封書，向小姐說道：「這件事瞞了你七八年了，如今送你回家，少不得告訴你，你可不要生氣。」說著，遞了過來。

小姐驚異非常，接書在手，從頭至尾看了一遍。

只見他登時改變了平常色，粉面蓮腮似紙白。仰面呆了半晌，珠淚紛紛滾下來。反覆細看書中語，長歎一聲說：「怪哉！從來失盜人家有，那有個單偷孩子不偷財。這事我今猜八九，定有奸人暗使乖。我雖然當年幼小不記事，黎二娘動作行為想的來。外祖母時常向我長誇獎，最喜他沉靜安詳又有才。四德俱備三從曉，並無有亂作胡行半點歪。斷不致貪杯誤事丟孩子，這件事令人老大費疑猜。恨我那時太年幼，縱然知道也辯不來。歎我天倫真命苦，再不意家中降下這場災。我只說回家看看親兄弟，愁煩少解且寬懷。歎爹爹空喜一場成畫餅，想必是前世命早該。這一回家看光景，我定要搜根拔樹見明白。尚若因前有一隙可乘能回挽，還想著把我兄弟找回來。」小姐說到這句話，李氏夫人內咳。

夫人說：「姑娘你不必癡心妄想了，這已是七八年的事了，知他有命無命？再者素娘已死，無頭無腦，從何處追究？勞神無益，徒惹氣生。你不聽話，這一去，到叫我們惦著。」小姐說：「姑母慈訓，焉敢不遵？但只是手足情親，香煙事大，少不的細審一番。常言道：「有志者事竟成。也不過盡人事，聽天由命。」楊公說：「見機而作就是了。」

說話之間，李夫人親手打點行李，向小姐道：「夢鸞我的兒，這包裹大匣中黃金十錠、明珠二串，還有兩包散碎銀子，與你拿去，自己使用方便些。如今是你繼母用事，省的從他手中取討。那大紅錦子包兒孔雀木匣中有個水晶比目魚兒，乃是你婆家的紅定，到家好生收起，不可忘記。」小姐說：「長者賜，不敢辭。愚甥女領受就是了。但只是舅舅、舅母數載慈恩，叫孩兒何以答報？」楊公把大公子明器叫至膝前囑咐了一番，看看天色晚，大家安歇。

小姐回到香閣，只見青梅歡歡喜喜，紅梅慘慘淒淒向小姐哭道：「姑娘，一樣的丫頭，為何兩樣看待？既帶了我妹子去，怎麼離舍了奴婢？」小姐說：「紅梅有所不知，我今回家住上幾時，還要去到邊庭看望老爺，青梅又會本領，又有臂力，隨我出塞，可以去得。你生來薄弱，又不會騎馬，那時主僕仍要分離，留你在家，有誰憐憫？到是我一番牽連。方才已向老爺說，放你回家與你父母完聚，豈不是好？後會有期，不必傷感。」說著，又賞些衣裙花翠，首飾釵環。紅梅叩頭謝了，站在一旁，不住擦淚。青梅向他肩上拍了一下，說：「姐姐別哭了，後年秋間咱們就會著面了。姑爺服滿來京赴考，中了狀元，一定搬娶姑娘。那時娘兒們同在一處，求姑娘望姑爺說個情兒，把你攔在腳底下，與姑娘一輩子相守，不亦樂乎？」紅梅掉過頭來，呷一口啐了青梅一臉，說：「怪不的你這樣歡喜，原來有這個好想頭，要望腳底下去呢！」青梅笑嘻嘻擦著臉跑過一邊去了。小姐看著微微而笑，說：「青梅只顧耍笑，別忘了正事。咱們的兵器可都包裹停當了麼？」青梅說：「我早已送到上房，夫人親手裝入皮箱，留下清風劍與姑娘佩帶。」小姐點了點頭兒，聽了交二鼓，主僕收拾安寢。

方才說的是什麼兵器呢？看官不知，且聽細表。那夢鸞小姐乃是左金童下界，生來聰明絕世，穎悟過人，心伶性巧，一見就會。揣度是非遇有疑難，明斷如神。從三四歲上認字讀書，過目不忘。至十一二歲，珠璣滿腹，落筆成章。自幼兒最愛習武，使些木頭兵器，跟著隆太君，已將十八般武藝學通。到十四歲上，臂力長足，隆太君畫了式樣，叫巧匠打了一桿竹節銀槍。何為竹節呢？那槍長一丈，一節二尺，共是五節，雌雄筍兒相對，用時向右擰在一處，便是一桿長槍；不用時向左擰開，每節二尺，包裹被套，俱可攜帶。那老太君疼愛外孫女，無所不至，將那一百單八槍法教熟不算，還密傳了九路敗中取勝的神槍法，又傳了一宗獨藝。這宗器名為雁翎針，又叫作龍尾神釘，鐵打成，頭似磨石，尾似錐尖，遍體倒須鉤兒，細索練擒鎗，單打敵人頭面前胸，中者

必死；若打在下三路，打一個血窟窿不算，被那鐵須將骨肉帶去，其人不死也受大傷。小姐學時，先用草人，先大後小，後用香頭，百步之內，打無不中。太君又教他馬戰，將御賜的兩匹馬，命人牽來，同至花園教演。此馬乃西涼大宛國所進，這一匹渾身似雪，青尾青鬃，四蹄如墨，名為鐵蹄銀合，又叫作照夜登山玉，小姐乘坐；那一匹艾葉青駒，青梅騎坐。老太君跨在花亭上，看著他主僕二人，一個單槍，一個雙鋼對舞交鋒，來往盤旋，殺到熱鬧處，鼓掌大笑，時常以此為樂。楊老爺得暇之時，也來觀看，指點與他。老太君又取套兵書戰策與他觀看，四五年中，習學的武就文成。

更兼他秉性清高心更細，量既寬宏志又深。滿面和平無二色，時常罕見喜和嗔。生就的天香國色顏如玉，閨中領袖第一人。諸凡舉止遵閨訓，老太太憐如至寶愛如金。舅舅舅母表兄嫂，也都是真心敬愛到十分。連那個丫鬟使女童僕婢，俱稱小姐有慈仁。這一回轉漁陽去，都有牽連不捨心。次一日，合家早起送小姐，中堂設酒列杯巡。高夢鸞匆匆便把男妝扮，婢作書童在後跟。李夫人同著兩媳婦，楊爺明器與明珍。讓上小姐居中坐，老夫妻相陪左右分。順天侯爺親執盞，李氏夫人把酒斟。表兄表嫂忙擺菜，小姐離席站起身。佳人立飲三杯酒，後邊歸坐又談心。說不盡骨肉親情不捨，言不了別離留戀語諄諄。獻過湯羹用過飯，飲罷香茶要起身。這小姐神主之前行大禮，叩拜亡靈老太君。後拜舅舅與舅母，說：「謝了數載調教養育恩。孩兒不敢言答報，也只好刻骨銘肝記在心。但只願二位大人多康健，到西涼，旗開得勝奏捷音。莫把為兒心牽掛，自加保養少勞神。將來自重重逢日，休歎離別眼。下分。」老夫妻含淚忙攙起，高小姐又拜二嫂與明珍。眾僕人叩別流痛淚。把一個使女紅梅哭個昏。

常言說的好：恩怨於人別時自見。高小姐自到楊府這幾年，那些僕人受恩甚多。只因老太太與順天侯的性情剛烈，李夫人治家甚嚴，主家人們但有錯規，一定重責不恕。自小姐至此，時常解勸，或正在盛怒之下，方要重責，他便走至面前，從容解勸。說出來的話兒巧妙解願，令人聽著不但氣全消，還要發起笑來，那有過的僕人登時脫一頓重打。他又背後講今比古，好言開導他為僕的道理，又道：「適因念爾愚昧，又是初犯，所以苦勸爾主，暫免其責，今既受訓，應思改過自新，主人自然格外加恩垂憫；倘不自如愛，如前獲罪，我不但不去討情，再也不與你們隱瞞了！」那些僕人因感此言，都盡心竭力，侍奉主人。數年以來，受責的甚多，無不感念高小姐的德化。今日之別，不獨他至親難捨，連那些僕婦丫鬟也都是真心留戀。別人還可，把個紅梅只哭了個哽咽難抬。小姐傷感不已，只得用好言安慰。

正在依依不捨之間，只見家丁來稟：「駝驕人夫，俱已齊備多時，請大少爺與三少爺起身。」小姐拭淚說：「二位大人、兄嫂、姪男請各保重，愚甥女就此告別。」

這佳人眼含痛淚朝外走，青梅女拜別故主也悲傷。李夫人手拉手兒朝外送，心中不捨淚千行。老爺公子二娘子，奶媽抱定小兒郎；使女丫鬟與僕婦，一齊相送過前堂。儀門以外分了手，夫人帶轉痛回房。楊公送至府門外，只見那家丁伺候兩邊廂。楊老爺復又叮嚀大公子，囑咐跟隨人四名。公子家丁齊遵命，老管家早把龍駒拉一旁。青梅伏侍上了馬，高小姐控背躬身心慘傷。尊聲「舅舅請回步，」據鞍頓轡把鞭揚。楊公悲慘回房去，馱駝人夫腳步忙。過了山陬與水濼陽，順著大道走關塘。曉行夜住非一日，涉水登山途路長。這日到了漁陽郡，過了臨河上米倉。眼看燕山高不遠，大公子叫聲三弟手高揚。鞭梢一指說：「你看，松樹林東是貴莊。」佳人馬上抬頭望，但則見，樹木森森綠兩行。遙望時桑榆槐柳完村舍，附近看，古木蒼松襯粉牆。不多一時臨切近，顯露出重樓瓦舍茜紗窗。走馬門樓安穩獸，周圍一帶粉皮牆。珠紅門上金環掛，白玉獅子列兩旁。下馬台石分左右，龍爪槐高遮太陽。匾額上橫書鎮國府，字如斗大起金光。四圍村舍如屏障，一陣陣金風吹送菊花香，有幾個家丁門內坐，彼此低聲話短長。佳人一見增感慨，不由的一陣好悲傷。歎「我長到十六歲，今朝初次到家鄉。若是天倫在家內，相逢一定喜非常。此日空說回故里，誰是我的爹爹我的娘？」這小姐，想至其間心如醉，袖掩香腮淚兩行。青梅猜透其中意，含春有語叫姑娘。